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部·大唐西域记

(下)

李 雯 主编

目 录

耽摩栗底国	1
羯罗拿苏伐剌那国	2
乌荼国	5
恭御陀国	7
从羯陵伽到秣罗矩吒等七国	8
羯陵伽国	8
侨萨罗国	10
案达罗国	18
驮那羯磔迦国	21
珠利耶国	25
达罗毗荼国	27
秣罗矩吒国	29
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一	32
僧伽罗国	32
恭建那补罗国、摩诃刺佗国和跋祿羯	47
恭建那补罗国	47
摩诃刺佗国	50
跋祿羯咄婆国	54
从磨腊婆到伐刺拿等十九国	55
摩腊婆国	55
阿吒厘国	60
契吒国	61

伐腊毗国	62
阿难陀补罗国	64
苏刺佗国	65
瞿折罗国	66
邬嬾衍那国	67
掷枳陀国	68
摩醯湿伐罗补罗国	69
信度国	70
茂罗三部卢国	73
钵伐多国	74
阿点婆翅罗国	75
狼揭罗国	77
波刺斯等国	78
臂多势罗国	80
阿□荼国	82
伐刺拿国	84
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二	86
漕矩吒国和弗栗特萨佻那国	86
漕矩吒国	86
弗栗特萨佻那国	89
睹货逻国故地	91
安□罗缚国和阔悉	91
活 国	93
瞿健、阿利尼、曷逻胡、迄栗瑟摩、钵利曷等五国	95
□四摩	97
钵钵创那、淫薄健屈浪拿等三国	99

达摩悉铁帝、尸弃尼商弥等三国	101
波谜罗川与羯盘陀等五国	106
波谜罗川.....	106
羯盘陀国	108
乌铎国.....	114
佉沙国	117
斫句迦国.....	118
瞿萨旦那国.....	120
大流沙及以东行路.....	138

耽摩栗底国

耽摩栗底国，周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滨近海陲，土地卑湿。稼穡时播，花果茂盛。气序温暑，风俗躁烈。人性刚勇，邪正兼信。伽蓝十余年，僧众千余人。天祠五十余所，异道杂居。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城侧窳堵波，无忧王所建也。其傍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

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羯罗拿苏伐剌那国。（东印度境。）

【译文】

耽摩栗底国，方圆一千四五百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十多里。濒临海边，土地低下而潮湿。庄稼按时播种，花果茂盛。气候温热，民风急躁刚烈。居民性格刚强勇敢，同时信仰外道、佛教。境内有寺院十多所，僧侣一千多人。此外，尚有天祠五十多所，诸派外道信徒杂乱相居，由于国境滨临大海，水路、陆路交通纵横，各地珍奇宝物，大多聚在该国，所以国民通常都很富足。城旁有一佛塔，乃无忧王所建。塔旁则有过去四佛打坐及散步的遗迹。

从该国向西北行走七百余里，抵达羯罗拿苏伐剌那国。

羯罗拿苏伐刺那国

羯罗拿苏伐刺那国，周四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饶。土地卑湿，稼穡时播，众花滋茂，珍果繁植。气序调畅，风俗淳和。好尚学艺，邪正兼信，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余所，异道实多。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遵提婆达多遗训也。

大城侧有络多末知僧伽蓝，（唐言赤泥。）庭宇显敞，台阁崇峻。国中高才达学、聪明有闻者，咸集其中，警诫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国未信佛法时，南印度有一外道，腹缠铜铍，首戴明炬，杖策高步，来入此城，振击论鼓，求欲论义。或人问曰：“首腹何异？”曰：“吾学艺多能，恐腹拆裂，悲诸愚暗，所以持照。”时经旬日，人无问者，询访髻彦，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内，岂无明哲？客难不酬，为国深耻。宜更营求，访诸幽隐。”或曰：“大林中有异人，其自称曰沙门，强学是务，今屡居幽寂，久矣于兹，非夫体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闻之，躬往请焉。沙门对曰：“我，南印度人也，客游止此，学业庸浅，恐黜所闻。敢承来旨，不复固辞。论议无负，请建伽蓝，招集僧徒，光赞佛法。”王曰：“敬闻，不敢忘德。”沙门受请，往赴论场。外道于是诵其宗致，三万余言，其义远，其文博，包含名相，网罗视听，沙门一闻究览，词义无谬，以数百言，辩而释之，因问宗致。外道辞穷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负耻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蓝，自时厥后，方弘法教。

伽蓝侧不远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也，在昔如来于此七

日说法开导。其侧精舍，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有数窳堵波，并是如来说经法之处，无忧王之所建也。

从此西南行七百余里，至乌荼国。（东印度境。）

【译文】

羯罗拿苏伐剌那国，方圆四千四五百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千多里，境内居民众多，家庭富裕。土地低下而潮湿，庄稼适时播种，各种鲜花茂盛，珍奇果木繁荣，气候温和舒畅。民俗淳朴而和顺，爱好学业和技艺，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国内寺院十多所，僧侣二千多人，修习研学小乘正量部法。此外尚有天祠五十多所，外道信徒很多。另有三所寺院，僧人不吃乳酪，这是遵奉提婆达多留下来的训诫。

大城旁边有所络多末和僧寺院，（唐语谓“赤泥”）庭院屋宇宽敞，楼台亭阁高大挺拔。国内才识卓越、学问渊博、聪明机智、见识广博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互相督促告诫，研习佛学道理，探讨修道之德。当初，该国尚未信奉佛教时，南印度有个外道教徒，肚子箍着铜片，头上顶着火炬，手执拐杖昂着阔步走入都城，敲打认鼓，意图与人辩论教义。有人问他：“你的头部和腹部，为何如此奇特？”外道回答说：“我多才多艺，恐怕肚皮被胀裂；哀叹世人的愚昧黑暗，所以拿火炬来照明。”过了十天，没有人能向他质疑，寻访国内饱学杰出之士，也无人能与他抗衡。国王说：“全国之内，难道没贤明圣哲之人？面对外国人的责难，却不能应答，这是一个国家极大耻辱。”有人报告说：“大森林中有位奇异的人，他自称是沙门，一心钻研佛学，现在隐居于幽深、寂静之处，已经在那里居住很久了。如果他不能按照佛法行事，遵奉佛家道义，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国

王听了，就亲自前去请这位异人。沙门对国王说：“我是南印度人，游历到了这里，学识浅薄而平庸，恐怕不象你听到的那样。如今尊奉你的诏旨，不敢再作推辞。如果我这次辩论获胜，请大王建所寺院，招集僧人，广为弘扬佛法。”国王回答道：“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不敢忘记你的大德。”沙门接受邀请，前往论场。外道于是提出他的论题主旨，共三万多句，含义深远，文辞广博，蕴藏名词概念，包含所见所闻。沙门听了一遍，就对其主旨一览无余，词义理解毫无差错，仅以数百句话，就进行了答辩和释疑并对外道论辩的宗旨提出反问，外道理屈词穷，一句也回答不出。名声受到挫折，面带耻辱退了下去。国王非常敬慕沙门的德行，就建了这座寺院，从此以后，开始弘扬佛法。

寺院旁边不远有一佛塔，乃无忧王所建。当初，如来曾在这里讲解佛法，开导众生，历时七日，塔旁有座精舍，有过去四介打坐和散步的遗迹。另外尚有数座佛塔，也都是如来说法讲经的地方，皆为无忧王所建。

从这里向南行走七百多里，抵达乌荼国。（在印度境内）

乌荼国

乌荼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地膏腴，谷稼茂盛，凡诸果实，颇大诸国，异草名花，难以称述。气序温暑，风俗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黧。言辞风调，异中印度。好学不倦，多信佛法，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异道杂居。诸窣堵波凡十余所，并是如来说法之处，无忧王之所建也。

国西南境大山中，有补涩波祇厘僧伽蓝，其石窣堵波极多灵异，或至斋日，时烛光明。故诸净信，远近咸会，持妙花盖，竞修供养。承露盘下，覆钵势下，以花盖筓，置之便住，若磁石之吸针也。此西北山伽蓝中有窣堵波，所异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灵奇若斯。

国东南境临大海滨，有折利咄罗城，（唐言发行。）周二十余里，入海商人，远方旅客，往来中止之路也。其城坚峻，多诸奇宝。城外鳞次有五伽蓝，台阁崇高，尊像工丽。南去僧伽罗国二万余里，静夜遥望，见彼国佛牙窣堵波上宝珠光明，离离然如明炬之悬烛也。

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余里，至恭御陀国。（东印度境。）

【译文】

乌荼国，方圆七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土地肥沃，庄稼茂盛，各类果实，都大于其它各国，珍异的草木，名贵的花卉，难以说出它们的名称。气候温热，民俗粗犷、暴烈。居民体形魁梧，肤色棕黑。语言音调，与中印度不同，居民爱好学业，孜孜不倦，大多崇信佛法。境内有

寺院百余所，僧徒一万多人，都研习、修学大乘佛教。此外，尚有天祠五十所，诸外道信徒混杂居住，并有佛塔十余所，皆是如来宣扬佛法的地方，是无忧王所建。

本国西南边境的大山中，有一所补涩波祇厘寺院，寺内的石塔颇有灵验，在斋日期间，经常发出光芒。因此之故，远近信徒都云聚于此，手持鲜花伞盖，竞相遵奉供养。在塔的承露盘下面，覆钵状体上面若放上花盖柄，便能象磁石吸住铁针一样，被粘在上面。在这西北方山头上有一寺院，寺内的佛塔灵异之事与此相同，这两座佛塔，都是神鬼建造，因而如此灵异。

该国东南部濒临大海滨之处，有座折利咄罗城，（唐语谓“发行”）方圆二十多里，是入海商人、远方旅客往来休息的必经之地。城墙坚固险峻，城内有许多珍奇珠宝。城外依次有五所寺院，寺内楼台亭阁高大，佛像工巧秀丽。此城南距僧伽罗国两万多里，寂静的夜晚远望北方，可以看见僧伽罗国佛牙塔上宝珠所发的光芒，整整齐齐如火炬高悬在空中，照耀远方。

从这里向西南，在大森林中穿行一千二百多里，抵达恭御陀国（在东印度境内）。

恭御陀国

恭御陀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滨近海隅，山阜隐嶙，土地垫湿，稼穡时播。气序温暑，风俗勇烈，其形伟，其貌黑。粗有礼义，不甚欺诈。至于文字，同中印度，语言风调，颇有异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余所，异道万余人。国境之内，数十小城，接山岭，据海交，城既坚峻，兵又敢勇，威雄邻境，遂无强敌。国临海滨，多有奇宝，螺贝珠玑，斯为货用。出大青象，超乘致远。

从此西南八大荒野，深林巨大，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陵（力甌反）伽国。南印度境。

【译文】

恭御陀国，方圆一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临近海滨。山峦起伏，土地低下潮湿，庄稼适时播种。气候温热，民俗勇敢而躁烈。居民形体高大，面貌呈黑色。略知礼义，不太欺骗、狡诈。至于文字，与中印度相同，而语言音调，却有很大不同。境内居民崇奉外道，不遵信佛法。有天祠一百多所，异道信徒共一万多人。国境之内，分布着数十座小城，皆邻接山岭，据守海道，城池坚固而险峻，军队又勇敢凶猛，军威雄于邻国，没有强大的对手。本国临近海滨，有许多奇异珍宝，海螺、贝壳、珍珠，这些都作为货币使用。出产大青象，善于载重及远距离跋涉。

从此地向西南进入大荒野，森林茂密，树木高大，遮天蔽日，在其中行走一千四五百里，抵达羯陵伽国（在南印度境内）。

从羯𑖀伽到秣罗矩吒等七国

羯𑖀伽国

羯𑖀伽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稼穡时播，花果具繁，林藪联绵，动数百里。出青野象，邻国所奇。气序暑热，风俗躁暴，情多狷犷，志存信义。言语轻捷，音调质正，词旨风则，颇与中印度异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余所，异道甚众，多是尼乾之徒也。

羯𑖀伽国在昔之时，氓俗殷盛，肩摩毂击，举袂成帷。有五通仙栖岩养素，人或凌触，退失神通，以恶咒术残害国人，少长无遗，贤愚俱丧。人烟断绝，多历年所，颇渐迁居，犹未充实，故今此国人户尚小。

城南不远有窳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傍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

国境北陲，大山岭上有石窳堵波，高百余尺，是劫初时人寿无量岁，有独觉于此入寂灭焉。

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余里，至侨萨罗国。中印度境。

【译文】

羯𑖀伽国，方圆五千多里。该国的大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农作物适时播种，花卉果木丰富繁多，树木森林连绵不断，常有数百里。当地出产青野象，邻国视之为珍奇动物。气候酷热，民风急躁暴烈，性格峭直粗犷，颇重信义。语言轻快敏捷，音调纯正，词语的含义及语法规范，与中印度有

很大差异。居民很少信奉佛法，大多数遵奉外道。境内有寺院十多所，僧徒五百多人，研习、修学大乘上座部法。此外，尚有天祠一百多所，诸外道人数众多，其中多数是耆那教徒。

羯陵伽国在过去时居民众多，市里人肩相摩擦，车轮互撞击，举起衣袖，便能连成帐幕。有个五通仙人，栖息在山岩之间，修身养性，有人凌辱冒犯了他，以致使其丧失了神通。仙人即施恶咒，残害国民，无论老幼皆无幸免，不管贤愚，全部遇害。此地人烟断绝，多年以后，才有外人逐渐迁居过来，人数并不太多，所以直至今天，该国居民数目仍然很少。

该城向南不远有一佛塔，高达一百多尺，乃无忧王所建。塔旁有过去四佛打坐及休息的遗迹。

本国北部边陲，在大山岭上有石塔，高一百多尺，这是劫初人寿无量岁时，辟支佛涅槃的地点。

从这里向西北，在山林中行走八百多里，抵达侨萨罗国（在中印度境内）。

侨萨罗国

侨萨罗国，周六千余里，山岭周境，林藪连接。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户殷实。其形伟，其色黑，风俗刚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学艺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教，仁慈深远。伽蓝百余所，僧徒减万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天祠七十余所，异道杂居。

城南不远有故伽蓝，傍有窳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昔者，如来曾于此外现大神通，摧伏外道。后龙猛菩萨止此伽蓝，时此国王号娑多婆诃，（唐言引正。）珍敬龙猛，周卫门庐。时提婆菩萨自执师子国来求论议，谓门者曰：“幸为通谒。”时门者遂为入白。龙猛雅知其名，盛满钵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婆见水，默而投针。弟子持钵，怀疑而返。龙猛曰：“彼何辞乎？”对曰：“默无所说，但投针于水而已。”龙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几其人，察微亚圣，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对曰：“何谓也？无言妙辩，其在是欤？”曰：“夫水也者，随器方圆，逐物清浊，弥满无间，澄湛莫测。满而示之，比我学之智周也，彼乃投针，遂究其极。此非常人，宜速而召。”而龙猛风范懔然肃物，言谈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风徽，久希请益，方欲受业，先骋机神，雅惧威严，升堂僻坐，为玄永日，辞义清高。龙猛曰：“后学冠世，妙辩光前，我惟衰髦，遇斯俊彦，诚乃写瓶有寄，传灯不绝，法教弘扬，伊人是赖。幸能前席，雅谈玄奥。”提婆闻命，心独自负，将开义府，先游辩囿，提振辞端，仰视质义。忽睹威颜，忘言杜口，避坐引

责，遂请受业。龙猛曰：“复坐，今将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诚教。”提婆五体投地，一心归命，曰：“而今而后，敢闻命矣。”

龙猛菩萨善闲药术，餐饵养生，寿年数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药，寿亦数百。王有稚子，谓其母曰：“如我何时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观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寿已数百岁，子孙老终者盖益多矣，斯皆龙猛福力所加，药术所致。菩萨寂灭，王必殒落。夫龙猛菩萨智慧弘远，慈悲深厚，周给群有，身命若遗。汝宜往彼，试从乞头，若遂此志，当果所愿。”王子恭承母命，来至伽蓝，门者惊惧，故得入焉。时龙猛菩萨方赞诵经行，忽见王子，伫而谓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若畏若惧，疾驱来至！”对曰：“我承慈母余论，语及行舍之士，以为含生宝命，经语格言，未有轻舍报身，施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来，在昔发心，逮乎证果。勤求佛道，修习戒忍。或投身饲兽，或割肌救鸽，月光王施婆罗门头，慈力王饮饿药叉血，诸若此类，尤难备举，求之先觉，何代无人。今龙猛菩萨笃斯高志，我有所求，人头为用，招募累岁，未之有舍。欲行暴劫杀，则罪累尤多，虐害无辜，秽德彰显。唯菩萨修习圣道，远期佛果，慈沾有识，惠及无边，轻身若浮，视身如朽，不违本愿，垂允所求！”龙猛曰：“俞，诚哉是言也！我求佛圣果，我学佛能舍，是身如响，是身如泡，流转四生，往来六趣，宿契弘誓，不违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将若何？我身既终，汝父亦丧，顾斯为意，谁能济之？”龙猛徘徊顾视，以干茅叶自吻其颈，若利剑断割，身首异处。王子见已，惊奔而去。门者上白，具陈始末，王闻

哀感，果亦命终。

国西南三百余里至跋逻末罗耆厘山，（唐言黑蜂。）岌然特起，峰岩峭险，既无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为龙猛菩萨凿此山中，建立伽蓝。去山十数里，凿开孔道，当其山下，仰凿疏石，其中则长廊步檐，崇台重阁，阁有五层，层有四院，并建精舍，各铸金像，量等佛身，妙穷工思，自余庄严，唯饰金宝。从山高峰，临注飞泉，周流重阁，交带廊庑。疏寮外穴，明烛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蓝也，人力疲竭，府库空虚，功犹未半，心甚忧戚。龙猛谓曰：大王何故若有忧色？”王曰：“辄运大心，敢树胜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绩未成，财用已竭，每怀此怅，坐而待旦。”龙猛曰：“勿忧。崇福胜善，其利不穷，有光弘愿，无忧不济。今日还宫，当极欢乐，后晨出游，历览山野，已而至此，平议营建。”王既受诲，奉以周旋。龙猛菩萨以神妙药，滴诸大石，并变为金。王游见金，心口相贺，回驾至龙猛所曰：“今日畋游，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时见金聚。”龙猛曰：“非鬼惑也。至诚所感，故有此金，宜时取用，济成胜业。”遂以营建，功毕有余。于是五层之中，各铸四大金像，余尚盈积，充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礼诵。龙猛菩萨以番迦佛所宣教法，及诸菩萨所演述论，鸠集部别，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层惟置佛像及诸经论，下第五层居止净人、资产、什物，中间三层僧徒所舍。闻诸先，志曰：引正营建已毕，计工人所食盐价，用九拘胝（拘胝者，唐言亿。）金钱。其后僧徒忿诤，就王平议。时诸净人更相谓曰：“僧徒诤起，言议相乖，凶人伺隙，毁坏伽蓝。”于是重关反拒，以摈僧徒。自尔以来，无复僧众。远矚山岩，莫知门径。时

引善医方者入中疔疾，蒙面入出，不识其路。

从此大林中南行九百余里，至案达罗国。（南印度境。）

【译文】

桥萨罗国，方圆六千多里，境内山脉环绕，树林连绵不断。该国的大都城方圆四十多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城乡密布，居民众多而富足。形体高大，肤色棕黑。民风刚直勇猛，性格勇敢而躁烈。同时信奉外道和佛教，学业、技艺杰出。国王是刹帝利种姓。崇奉敬拜佛教，心地仁慈，惠及四方。境内有寺院一百多所，僧徒将近一万人，都修习、研学大乘法教。此外，尚有天祠七十多所，诸派外道信徒错杂居住。

都城南部不远有一旧寺院，旁边有座佛塔，乃无忧王所建。昔日，如来曾在这里显现神通，折服外道信徒。此后，龙猛菩萨居住在这所寺院，当时的该国国王名叫娑多婆诃，（唐语谓“引正”）推崇敬仰龙猛，派兵护卫佛寺。这时提婆菩萨从执师子国前来，欲与龙猛辩论法理；就对守门人说：“希望你为我通报一下。”守门人进去告诉龙猛。龙猛向来知道提菩的名望，就盛满一钵水，吩咐弟子：“你持这钵水，出示给提婆看。”提婆看见水，并未说话，只是将一根针投入水中。弟子拿着水钵，满腹狐疑地走回来。龙猛问：“他说了些什么？”弟子回禀说：“提婆未发一言，只是将针投入到水中罢了。”龙猛说：“此人真是聪明啊！预知事物到了这种地步，明察细微简直与圣人一般，德行如此宏大，应赶快请他进来。”弟子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不开口就能巧妙应对，难道就是这种方式吗？”龙猛解释说：“水这种物质，依照器物的方圆而改变形状，随着物体的清